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之四

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研讨综述^{*}

吴 宁 袁银传

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也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及其现代转型,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武汉大学哲学系原理博士生导师小组成员与博士生们围绕此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本次讨论主要涉及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问题、小生产者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界说与特点问题、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方法问题。现将讨论的基本观点综述如下。

一、意义问题

博士生袁银传首先发言认为,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四方面的意义:其一,长期以来,从事社会学(特别是农村社会学)、文学(民间文学)、历史学(特别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者在进行自己领域的研究时,尽管都触及到了农民、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层面,但往往是描述居多、深入的理论分析少,且激情多于理性,缺乏从哲学的高度对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加以理性的提升和概括。其二,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哲学,哲学主要是履行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于是,现代西方哲学进入了纯哲学问题的研究。例如,科学主义研究纯逻辑问题、语言问题;人本主义研究人的非理性问题、精神问题。但在中国,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反对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而反对封建主义,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和批判落后的小生产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三,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也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都在关注和研究此问题。而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文化心理

* 参加本次讨论的有陶德麟教授、欧阳康教授、汪信砚教授、肖中舟副教授;博士生吴宁、姚军毅、袁银传、肖诗美、倪勇、赵凯荣;学报编辑彭昌林等。

的现代化问题。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就曾指出：“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在现代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农业都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滞后的一个部门，所以，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发展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国工业化、经济的现代化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该课题，就应研究如何实现农业的主体——农民、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问题。其四，社会文化心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处于重要地位，是联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中介，研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博士生肖诗美发言认为，我国是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至今仍有80%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小生产者，另外20%，早两代可能也是小生产者出身。目前我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在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现代化是个必不可免的过程。而人的现代化对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来说，就是一个摆脱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世界上许多工业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从这点上看，这是一篇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文章。

二、界说与特点问题

袁银传认为，要研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现代化转型，有必要首先对“小生产”这个概念加以明确的界说。他认为，所谓小生产，就劳动方式而言是指传统的手工劳动而非现代化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劳动；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是自然经济或自给自足的经济而非简单商品经济以至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按生产发展的规模和性质而言，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而非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就生产方式而言，是封建制生产或以封建制生产最为典型。与小生产相对应，小生产者亦即从事小生产的主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游民等，其中应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小生产者在以自然经济的基础、家族血缘为本位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内化于主体头脑中的认知心理、价值观、思维方式、宗教心理等的总和。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小生产者集中表现为非体性的价值自我和执着和谐的价值目标；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小生产者集中表现为“务实求验”的实用经验思维方式、“否认发展”的循环思维方式和“执两持中”的中庸思维方式；在宗教心理的层面上，小生产者则表现为多神崇拜、“求索型”的宗教心理和实用、市俗化的宗教仪式。

博士生倪勇认为，除了对小生产及小生产者加以界说外，也应对文化心理结构加以界定。他认为，“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如果文化与心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就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文化”是一个歧义极多的范畴。其一是指人类活动及其成果本身，历史学就常在这一含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其二是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这大约相当于哲学上称为社会意识的范畴，无论是那种意义上使用社会文化一词，社会心理当是其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建议直接提小生产者的社会文化或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为好。

博士生导师欧阳康教授从地位、内容、功能方面谈了他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特点的看

法。他认为,就其地位而言,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带有明显的中介性特点。它产生在自然经济、血缘关系、宗法家庭和封建等级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上,是小生产社会存在转化为小生产社会理论意识中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它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受着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尤其是儒、墨、道、法各家各派思想的影响和作用,是各种社会理论和社会观念通过民众的实践转化为社会现实的桥梁。就其内容而言,小生产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小生产者所特有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思维模式、评价方式、情感方式等,是小生产者借助于它们而以实践理性和实用精神在心理层面上解释和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行为中表现和存在的共同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尽管缺乏分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特点,却仍然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层面上回答着小生产者以至人类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的诸多普遍性问题,例如人与天、天与道、道与人、人与物、义与利、德与智、力与德、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群与己、公与私、理与欲、心与性、性与命、知与行、功与果等等。在这种看来似乎对立、背反的因素之间寻求统一和和谐,是小生产者心理结构的特点。就其功能而言,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既是一种对于外部世界、自身和人与世界关系的认知、解释、评价和体验方式,又是一种实际地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和事务的理想图式、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人格标准等,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支配并制约着小生产者,才会产生出小生产者的观念和行。

三、方法问题

肖诗美认为,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方法是把实证研究和哲学分析结合起来。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地域、职业等亚文化层次的差异很多,传统的典籍研究方法显然不足以达到揭示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特质,用社会学方法,进行实证的剖析研究是比较可取的,但是要流于流水帐式的记录,还必须进行哲学抽象,这就需要在哲学思维上下功夫。他建议,首先应确立起一个有关小生产的具体共相概念,这个“小生产”就是具体的,而不是从东南西北众多的小生产中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用许多抽象的规定性组成的松散而无逻辑联系的集合体,“他”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生产者形象,类似于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典型”,但又不受文学中典型环境的有限时空所制约,确立这样一个具体共相概念的关键是如何把现实生活中众多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的外在杂多性和差异性变成这个共相的小生产内部文化心理性结构中有序化的要素,这些要素具有逻辑和历史的联系,是个多样性统一的整体,而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不同样态的小生产者只是“他”这个共相的不同殊相,在逻辑上给出一些条件或减少一些条件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殊相推论出来,所以,构造这样一个具体共相的小生产者乃是该课题成功与否的关键。

汪信砚教授认为,研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其落脚点应该放在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上,因为这种转型构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而要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问题,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负面特征。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负面特征最集中地表现为缺乏理性意识和理性精神。这一负面特征不仅体现在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宗教心理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的本来最需要理性意识精神的认知心理上。小生产者的认知心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客不分、自我意识不发达,如缺乏分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个体意识被禁锢在群体意识之中;第二,逻辑思维欠缺,注重经世致用而不太关心对事物的属性、关系、本质和规律的探求;第三,目光短视,不顾

及行为的社会后果,如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对森林的土地资料的掠夺性开发利用;第四,固执己见,不能客观地对待他人的看法,难以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缺乏理性意识和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问题也就是从根本上克服它的负面特征问题。所以,他强调,虽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寄生于自然经济的土壤,但并不是单靠发展经济就能克服它的负面特征,实现它的转型。要克服缺乏理性意识和理性精神这样一种小生产文化心理结构的负面特征,最重要的还在于大力发展科学、弘扬理性。

博士生赵凯荣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属于传统文化,而且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方面,正如不能全盘否定传统一样,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不能全盘否定。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是前世界历史封闭孤立形态下的产物,因而作为一种对现代化的反动被广为批判,从文明的意义上说,这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但小生产者的自主和自足,从道德、人伦、生态、宗教情感、田园诗化等方面给我们以许多启迪,具有文化意义。

博士生吴宁认为,中国的墨家思想最集中地体现了小生产者的社会文化心理,研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在墨家这个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中国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缺乏理性精神,它所重视的是实用理性,这表现在宗教活动上,中国人走进庙宇大都是为了世俗的利益,如求官、求子、保佑收成、保佑亲人等。对中国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转型要靠科学、经济和人的一体化发展来解决。

袁银传认为,研究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需要研究者的“慧眼明珠”,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功夫。正如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一样,研究者需要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中潜意识的东西进行意识的描述,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中中原逻辑的东西进行逻辑的分析,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中非理性的因素进行理性的概括。

倪勇倾向于从社会意识的层面研究和探讨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他认为研究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可以从三方面展开:其一,从小生产方式入手探讨小生产者社会意识的物质基础,或者说从社会存在出发,说明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当然,这里的小生产方式是经过抽象概括的某种共性,而不是特指某地或某一历史阶段上的小生产方式。因此,它首先是在哲学的意蕴上而存在。与之相应,我们所阐述的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也是某种抽象的共性,即小生产者社会意识的概括。小生产方式是一个与现代化大生产相对应的范畴,因此是一种古老而悠久的生产形式。即使原始社会的生产不能包含在内,那么,原始社会末期的家庭经济,奴隶社会中大量平民的独立生产,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中期的个体农民及手工业生产,都是典型的小生产方式。甚至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小生产方式还大量存在。由此可见,小生产方式的源远流长。尽管在每一时期,小生产方式的存在形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各不相同,但是依然可以找出它们的共性,诸如,生产工具比较简陋,变化缓慢,只能手工操作;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缺乏商品的社会联系;活动范围极小,地域性显著等等。这一切决定了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首先,简单的工具,决定了经验与技巧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而经验和技巧只有在长期的日积月累的劳动中才能获得,这一方面使小生产者容易产生轻视理性逻辑思维,重视感性存在;另一方面又使小生产者倾向于保守,以传统为尺度,反对变革。其次,在家庭经济中,个体丧失了主体地位,只有家庭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先辈老人作为家庭的代表,作为经验与技巧的传授者,作为传统的解释者,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仅源于血族亲情,而且源于小生产方式本身。家庭作为生产单位,集血亲与社会于一身,这就使小生产者的道德伦理打上了血亲宗法的印记,祖宗崇拜盖源于此。最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地域的局限性,又割断了

小生产者的社会联系,使之孤立分散,生活的闭塞使之愚昧无知,一方面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又崇拜任何能主宰他们命运的力量:自然、祖先、皇帝。并且由于传统与习惯,这些力量在想象中变成了神话。自然、祖先、皇帝不仅是他们的主宰,而且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的灵魂。这些特征使小生产者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看法,无不打上自己的烙印。

其二,从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出发,去探讨其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小生产者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其意识既有奴性的一面,又有反抗的一面。重要的是,小生产者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识与统治阶级意识以及整个社会的意识密切相关、难解难分。任何统治阶级的意识,如果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它就难以存在,更不要说得到顺利实现。因此,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与其他阶级或阶层的社会意识以及整个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它们之间当然有差别、对立、冲突,但同时也纠葛交织在一起。很难说先秦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佛家,就仅仅是某一阶层的社会意识。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问题:社会文化渗透、积淀于小生产者的意识之中,反之,小生产者的意识也反射、制约着社会文化。

其三,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小生产者社会意识的发生、演变及其灭亡的过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脱胎于原始的社会意识,它一方面继承了原始社会血亲的宗族意识,图腾与祖先崇拜以及公正、无私、平等的品格,另一方面又打上了私有制的烙印,氏族被家庭所代替,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天人划分获得了确切的意义、图腾与祖先变成了宗教意义上的神。毫无疑问,小生产社会意识的产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在封建社会,小生产方式取得了支配地位,但小生产者处于被统治阶级的行列中,成为主要的被剥削对象,其意识的奴性特征进一步凸现,人性的发展受到束缚,主体地位被剥夺,交并由他人,社会不再属于大家,也不属于一部分人,而是属于一个人。在特定的范围内,只有一个人是主体、是目的,其余的人都是客体、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小生产者的社会意识处于灭亡、转型的过程中,同先进的社会意识相比较,其保守性异常突出,另一方面又受到新生阶级,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影响,其理性特征又有所张扬。

(责任编辑 彭昌林)